

表哥和干哥

■宋志军

在我的众多亲戚中，按理说心宽和远林都说不上很重要，因为他们都是我妻子家的亲戚，何况随着我们家搬到了省城后，就几乎再没有联系，我甚至快把他们的样貌都给忘了。特别是干哥远林，自从十多年前发生了那件事情后，他和我妻子家的任何人都不再联系了，事实上他已经不是我岳父岳母的干儿子，自然也不是我和妻子的干哥了。

表哥心宽是我和妻子刚定亲的时候认识的，他的家在离镇子不远的村庄里。那时候我岳父做着镇长，家就在镇子上。心宽不仅逢年过节来走亲戚，平时也会来到我岳父家里帮着干点零活，非常勤快能干，嘴巴又甜，招人喜欢。他比我大不了几岁，我们算是同龄人。对于我这个刚成为他表妹夫的大学生，每次相遇，他都会用不同的语句夸赞我，而且有意当着我岳父岳母的面前说给大家听。这让我当然很受用，所以对他的印象也就比较好。

那时候心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一些，他和表嫂在农忙之余总是鼓捣一些生意，在我的记忆里他干过很多活计，贩过粮食，卖过水果，干过建筑，甚至还蹬过三轮车，都是些几乎不扎本钱的生意。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很多，特别是到了春节，打工一年的人们陆陆续续回来，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，说着生硬的普通话，见人就拿出打工所在城市的香烟互相让着，似乎每个人手里拿的都是中华一样。他们每个人讲着打工时的经历和有趣的事，互相半遮半掩地说着打工的收入，言语神态里无不炫耀的意思。可心宽对这些却表现出一副漠不

关心的样子，每天起早贪黑地蹬着三轮车到镇上拉客，一块一块地挣钱，并且乐此不疲。那一段日子里从外地回来的人多，生意也是出奇的好，甚至本村一部分打工的人就是坐着他的三轮车回到村子里的，他们不仅会多给心宽一块钱，还会热情地让他一支烟，心宽对此总是乐呵呵地接受下来，顺便听听他们讲些打工的事儿，不时地说上几句羡慕和恭维的话，让讲述者特别开心。

表嫂私下里问心宽：“你既然那么羡慕他们，为什么不跟着他们也出去呢？”心宽回答：“我是说着让他们高兴，我才不会出去呢。只要肯用心肯出力，到哪都可以挣钱，我才不会舍了老婆孩子到外面流浪。况且谁说我在家里挣的钱就比他们少呢。”当然心宽不会告诉别人，一个春节下来，他光蹬三轮车就可以挣个好几千块。

前一段时间，我因为老家有事回了一趟镇子，在街上偶然遇到了心宽。当时我们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小卖铺前，想买一些食品带给家里的老人。我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流动的食品摊贩，争先恐后地买一种叫油茶的食品，还有一种用发面做的饼子，津津有味地在路边吃。那个摊贩一直低着头忙活着，等他抬头的时候，我认出了他是心宽。尽管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，但心宽的面貌并没有太大变化，依然一副乐呵呵的样子，他开始没有认出我，等到我叫出他的名字后，他停下手中的活计，得意地向周围的人炫耀道：“我表弟，在省城里做大领导，呵呵。”又赶快地倒上一碗油茶，非要我尝尝不可。

当晚回到家里，和妻子说起遇到心宽的事，一向和心宽保持联系的妻子说：“心宽这些年混得可好了，他的油茶和发面饼子成了镇子上的名吃，生意一直很好，心宽就靠了这一碗油茶和一张饼子，在镇子上买了一栋两层的楼房，全家都搬到了镇子里住了，而且他的两个孩子也很争气，现在都在大学里念书哩。”

听着妻子讲到心宽的幸福生活，我又想起了那个曾经的干哥远林。

我和远林的见面颇有点让人惊讶。

那是我和妻子结婚后第一年春节到她家里走亲戚，在我们老家叫着回门，我岳父岳母喊上许多亲戚陪我。这是一件很隆重的事儿，为此还请了人帮忙。这个帮忙的人就是远林，他的老家在邻县的一个村子，带了老婆孩子在镇子上打零工，生活过得很艰难，大冷的天还穿着一双单鞋，衣服也很单薄破旧，一副落魄的样子。我的岳母心地善良，看到远林这副样子，就生了同情心，拿出我妻子哥哥的一些旧衣服旧鞋子送给他，当时他千恩万谢地走了，不料第二天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我岳母家，一见面就跪在我岳母面前喊妈，让一大家人吃了一惊。等到大家缓过神来，我岳母已经泪流满面地抱起远林一家人，认下了这个干儿子。

再后来，我们对远林的身世更加同情，他是一个孤儿，父母在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剩下他一个人到处流浪讨生活，后来认识了干嫂，结婚几年却没有孩子，到医院检查，原来干嫂不会生，于是他们就回老家要了一个亲戚的女儿，就是他们眼前的这个可爱的小女孩，

名字叫做丹丹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一家人整天在一起，倒也其乐融融，很幸福的样子。

远林和心宽年龄相仿，自从做了我岳母的干儿子后，隔三差五地到我岳母家，手脚勤快，嘴巴也甜，和每一个人相处的都很好，那时候我妻子的哥哥经营了一家制鞋厂，见远林又机灵又能干，就让他到厂里做了业务员，还把厂里的房子腾出几间，让他一家子都搬了过去，过上了安定的生活。

但是没过不久远林身上的一些坏毛病就表露出来，他的一些话不断被证明是谎言，而且他还仗着我岳母的庇护，在厂里对其他工人吆三喝四，不时地耍耍威风。有时他还竟然对厂里的年轻女工说些不着道的话，后来还传出他和厂里的一名女工相好的闲言。

那件被我们及所有人认为的大事情发生了，远林在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，趁到外地收货款的机会，真就带着厂里的一名年轻女工私奔了，还把收来的一笔货款卷走了。我妻子的哥哥很生气，说要派出所去报案，最后还是让我岳母给拦下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跟他一起私奔的那名女工一个人回到了镇子上，据说是因为俩人的钱花完了，这个女工就不再跟他了。

干嫂对这件事伤透了心，她在一个清晨，带着丹丹来到我岳母家，见着我岳父岳母后，拉着丹丹给两位老人跪下，深深地磕了三个头，又叫了一声干爸干妈，就把鼻涕一把泪地走了。

远林自从出走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，也再没有听到他的任何信息。

香山感悟

■姚化勤



深秋，裹在看红叶的人流里，我们来到了香山公园。我想攀上香炉峰顶，一览层林尽染的诗意；可你说，别不服老，还是随便地转吧，咱量力而行。

不服老的我，近年来越来越愿意服从你的安排了。于是，妇唱夫随，进了东大门，我们便避开熙攘的人流，穿过碎石铺就的山麓，爬上幽径缠绕的山坡，任意地转去。脚下的路宽窄窄窄。宽处像带，咱飘飘忽忽，优哉游哉；窄处似绳，咱小心翼翼，一步一停。这种没有目标，走到哪算哪的感觉真好！轻松而尽兴，且不乏刺激。——当遇到陡坡时，我牵着我的手，你扶着我的肩，咱开始了“探险”的行程，如绳的小路就变为垂钩的细线，抛入咱本已平静的心湖，激沫起浪，钓出了咱久违的童真。

你笑我也笑。你笑咱年轻人似的，勾肩搭背，老不庄重；我说，40年了，咱不就这在另一座山上——生活的山上，彼此搀扶着走过来的吗？结发夫妻相知深。我知道你娴静，你了解我淡泊，你我都没什么雄心壮志，咱平常的日子平凡过着。也正因此，咱才没了事业无成的痛苦，少了竞争失败的烦恼，任人笑咱一生碌碌吧，甘于平庸者自得其乐。

其实，咱生就的庄子笔下的蓬间雀，何必强作大鹏呢？那样，搞不好非但不能扶摇直上，翱翔蓝天，反而会被风抛去，失去了自我，以至于折翅身亡。有时远大的报负也是沉重的包袱啊！只有学会了取舍，方能够获得逍遥。一如这眼前的爬山，咱累死累活，也未必能登上峰顶，当然可以坐缆车，可那还叫爬山吗？又如何体验咱一路帮扶的快乐？而放弃了攀顶的我们，此刻多么惬意，谈笑风中，一处处风景迎面扑来。

瞧，那棵红枫在向人招手呢。咱沿着落满松针的蜿蜒路斜上去。到了，到了，你突然一个趔趄，我急忙一把抓住了你的手，有惊无碍，咱又是相视一笑。傻傻的枫树莫非受到了感染？轻风吹来，也发出了沙沙的笑声。你愈发地乐了，绕树一匝，边出神地看着，边啧啧连声：“怪不得总觉得这树灵性呢，原来，它也有仿人的地方，瞧它每片叶儿都是手掌的形状，五指伸展，玫瑰样鲜亮，多红！多美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！”我随声附和，“要不，古人咋说‘霜叶红于二月花’呢。二月花固然艳丽，但红绿相间，五彩缤纷，并不纯粹；像青年人的爱情，摇曳多姿，表面浓烈的背后，却夹杂着说不清的生活乃至生理的欲望。而风击霜打后的枫叶则遍体红透，绝无杂色，

连叶脉也沁出殷殷血，把整棵树红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如同咱老夫老妻的情感，完全出于心灵的依恋，炽烈而专一。

说着，我踮起脚尖，轻轻摘下两枚递给你。你摩挲良久，我们才走向下一个，两个……第五个景点。

这又是一蓬什么果呢？豌豆粒大小，熟透的樱桃般，玲珑剔透，灼灼闪闪，缀满了半球状的并蒂连枝的灌木枝头，令人想起红珍珠，红玛瑙，更想起王摩诘诗在恋人心中那颗红豆……想得咱简直挪不开脚步了。突然，身边茂密的柏叶间窜出只松鼠来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和我们对视片刻，便“哧溜”一跳，转身跑了下去。小东西，也是来欣赏红果的吗？会不会把我们也看成了风景呢？哦，明白了，这儿属于它们的领地，不觉中，咱已经到了人迹罕至、动物出没的地方。抬头，日影西坠，该回了。也不管来时路，仍然凭着感觉走，我们下山。心却蓦地生出了些许的遗憾来。记得来时查阅的一份资料讲，香山有10万栎树，每至秋深，飞丹流霞，满坡红遍。可我们看到的红豆红叶怎么只是松柏的点缀，掩映在万绿丛中，簇簇点点呢？资料上介绍的壮观景象哪去了？

不曾想，下到公园北门近处的登山口，真有一抹人造的“晚霞”在等候我们。——那是何年种植的两行黄栌？枝梢串满了艳艳的红叶，由上而下，织成条粗粗长长的红色飘带，飞瀑样，泄出了漫山的风光。瀑落处，傲然挺立一棵抱多粗的松树，高大的躯干拔地擎天；腰间还挂牌古树的编码，起码几百岁了吧？仍绿冠如盖，葱葱郁郁，为行人撑起一篷遮荫的巨伞。

我们简直看呆了，也累了，就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小憩。我忽生感悟，说：你瞧这树叶越老越红，这大树愈高愈坚！草木尚且不服老呢，在生命的晚期，更把自己的意志、情感，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。咱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尤其委屈了你。因为我是生就的灌木丛，不能像大树那样，做你的保护伞，致使年轻时当民师的咱，既要教书，又要种责任田，双倍地忙呵，受尽了劳累！现在，咱终于熬到能够享受生活了，何不趁有生之年，也红火蓬勃，热闹一番呢？不是喜欢山水吗？行，我愿献上我的灌木老枝做手杖，咱年年旅游，将名山大川看他个遍！

你静静地听着，头偎在了我的肩。已经开始昏花的双眸倏地一亮，似乎又闪出了年轻的光彩。一溪红叶流过来，和街山的夕阳相映成画。啊，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！

且看，且行

■杨培成

生活淡如一杯清茶，拂手间笑看世间百态。也许我只是一个听众，不曾将心声描述；也许我只是一个看客，不曾将心事说出；更也许我只是一个行者，不曾将感情表达……

某天，看见某段文字，看见某张图片，心里忽然震惊转而明悟。开始向往，向往那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高高的布达拉宫，朝圣的人们祈祷心中的神灵，还有那圣洁而又美丽的纳木错，那才是理想的桃花源。

或许路途很遥远，还要如行者般历经磨难，但那又如何，年轻何不疯狂些，青春就应该充满叛逆与张狂，去追逐心中的梦想。一辆单车、一个旅行包、一副相机，找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带上一抹阳光出发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问，只为了看一看心中魂牵梦绕的地方。飞转的车轮，是谁在热切的呼唤，沿途的风景就是最好的伙伴，拇指微动间，定格画面，一张风尘仆仆的脸，却洋溢着幸福的一瞬间，人生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没有丝毫羁绊，踏上那片令自己神往的土地。

会不会有人送来一杯浓香醉人的青稞酒，抑或是送来一条充满祝福的哈达……会的，一定会，因为她是令人着迷的布达拉。感受着高原的气息，这一刻只想片刻宁静，安静的坐在庙宇旁，听听那佛陀撞击的钟声，洗尽一身铅华，让明镜台上的菩提树再次开花。走过红尘的纷杂，蒲团上跪着的双膝，不为祈福，只为逝去的年华，那张慈眉善目的脸，那双手合十的手，有多少芸芸众生的牵挂，一跪一拜间，我问佛，佛已答，这是只属于我与佛的对话，梦想和现实到底有多遥远，我想时间会给我答案。

我只是想看看那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还有静谧的布达拉宫和那圣洁而又美丽的纳木错……

